

世界长篇童话
精品文库

鲍姆 等著
林格伦

2

海南出版社

小矮人闯龙穴

〔英〕J·R·R 托尔金 著

徐 朴 译

I18

1127

.2

永不长大的孩子

〔英〕杰·姆·巴里 著

程相文 译

目 录

小矮人闯龙穴

第 一 章	不速之客的聚会	(3)
第 二 章	烤羊肉	(28)
第 三 章	短暂的休息	(43)
第 四 章	山上和山底下	(52)
第 五 章	黑暗中的谜语比赛	(64)
第 六 章	逃脱小难又遭大难	(86)
第 七 章	古怪的住所	(104)
第 八 章	苍蝇和蜘蛛	(127)
第 九 章	出关的木桶	(153)
第 十 章	热烈欢迎	(168)
第十一章	在门前的石级上	(179)
第十二章	勇探龙穴	(187)
第十三章	龙不在家里	(206)
第十四章	水与火	(217)
第十五章	风起云涌	(226)
第十六章	黑夜贼影	(236)
第十七章	冲破乌云	(242)
第十八章	归途	(253)
第十九章	最后阶段	(261)

永不长大的孩子

彼得·潘飞进屋来·····	(273)
影子·····	(281)
走吧，走吧！·····	(291)
飞行·····	(305)
永无岛上·····	(315)
小房子·····	(326)
地下之家·····	(336)
美人鱼的环礁湖·····	(343)
永无鸟·····	(356)
快乐的家庭·····	(360)
文蒂的故事·····	(367)
孩子们被捉去了·····	(376)
你信仙吗？·····	(380)
海盗船·····	(388)
你死我活·····	(393)
回家·····	(402)
文蒂长大以后·····	(411)

小矮人闯龙穴

〔英〕J·R·R 托尔金 著
徐 朴 译

第一章 不速之客的聚会

有一个小矮人住在地下洞里。他住的不是肮脏不堪潮湿泥泞的地洞，里边虫迹斑斑，散发着一股淤泥的腥味；也不是干燥而光秃秃的沙土洞，连坐下来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他住的是小矮人的洞穴，也就是说那是很舒服的洞穴。

洞口有扇滴溜滚圆的门，跟船上舷窗一模一样。门漆上绿漆，正中内有个球形黄铜门把。一进门是管状的厅，墙上镶有护板，拼花地板上铺有地毯，摆着几把漆水光亮的椅子，还有许许多多挂衣帽的钩子，原来小矮人十分好客。那厅虽然形状像烟道，却闻不到一点烟味，曲曲弯弯地伸向山坡的深处——尽管并不太直，伸向山坡深处这一点决不会弄错。那是一座小山，方圆几英里的人都把它叫做小山，并没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地道里开着许多小小的圆门，地道头上门都开在一边，再进去便开在另一边。小矮人不用登楼：卧室、浴室、酒窖、食品室（数目之多令人吃惊）、藏衣室（贮藏全部衣物绰绰有余）、厨房、餐厅全都在一层楼上，实际上也是在同一条走廊的两旁。上好的房间全在左边（也就是靠近大门进去的地方），只有这些房间才有深嵌在山坡上的圆窗，向外望是小矮人的花园和向河边倾斜下去的几片草地。

这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小矮人，姓巴京士。巴京士家族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一直居住在小山附近，当地人认为他们很值得尊敬，不光是因为这个家族的人大多数都很有钱，而且因为他们从不冒险，从不做出人意料的事：任何问题你问都不用问便能知道巴京士家人会说些什么。这个故事讲的却是一个巴京士家的人进

行了一次冒险，他可能会失去邻居的尊敬，可是他也得到了一些东西，好吧，我们就来看看他究竟值不值得一试。

我们先说说故事中那个小矮人的母亲。小矮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有必要先对他们描述一番。因为如今小矮人非常稀少，而且对我们“人”（他们是这样称呼我们的）存有戒心。他们是些矮小的人，只有我们一半那么高，比大胡子矮神还要小。小矮人不长胡子。他们身上很少魔法妖术，或者根本就没有，除了一些日常生活中最最平常的魔法。一旦遇到你我这样呆头呆脑的“人”像大象一样一路走来，发出他们一英里开外就能听到的响声，这种魔法便能帮助他们悄悄溜走，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多数大腹便便；穿颜色鲜亮的衣服（主要是绿色和黄色）；脚上不穿鞋，脚底天生厚实坚韧，长着眼头上卷发一般浓密的棕毛，保暖性很好；他们长长的棕色手指头又长又灵巧，还长着一副好脾气的面容，笑起来又深沉又洪亮（特别是吃了饭以后），只要能搞到好吃的，他们一天吃两顿正餐。好啦，了解了这些我就可以继续讲下去了。我说的这个小矮人彼尔博·巴京士的母亲，也就是著名的贝拉堂娜·托克，老托克三个了不起的女儿中的一个。老托克是小矮人中的首领，住在“水”的另一边，也就是流经小山脚下的小河的另一边。别的家族里常常传说很久以前托克的祖先一定娶过一个仙女做老婆。说法当然很荒唐，不过托克族人确实跟一般小矮人不完全一样，他们中总有人偶尔会去冒险。这些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家族里的人也闭口不提。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所以尽管他们家族无疑要更富裕一点，却并不象巴京士家族那样使人尊敬。

并不是说贝拉堂娜·托克成了邦戈·巴京士太太以后曾经出去冒过险。邦戈，也就是彼尔博的父亲，为她建造了最最豪华的小矮人洞穴（部分用的是她本人的钱），无论从小山下，小山上，

还是“水”的那一边，都能发现这样一个洞穴。他们到最后死去，一直住在那儿。但是他的独生子彼尔博尽管外表和举止跟他那稳健而享福一世的父亲一模一样，却在性格里依然可能有某些得自托克家族方面的古怪，仿佛总在等待什么机会出去冒冒险。那个机会一直到彼尔博·巴京士长大成人（小矮人大约五十岁才成人）也没有来，他一直居住在父亲建造的美丽洞穴里（刚才我已经给你描绘过一番），事实上显然已经定下心来不想离乡背井了。

很久以前世界十分平静，到处翠绿一片，绝少有嘈杂的声音，小矮人们还十分兴旺。一天早晨，彼尔博·巴京士吃了早饭，站在门前，抽着烟斗，他那木烟斗其大无比，长得差点碰到长满毛的脚趾头（毛都刷得干干净净）。也不知怎么那么巧，巧得古怪，冈达尔夫在那儿经过。冈达尔夫！关于他的传说多得很，我只听到过一小部分，不过你要是听到过那一小部分的四分之一，别的故事再好听你也都会觉得稀松平常了。他所到之处，种种传说种种冒险故事便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且一个比一个离奇曲折。自打老托克死后，小山下这条路他不知多少年没有踏过了，事实上小矮人们连他的模样也差不多忘掉了。他翻过小山越过“水”出去干事的当年，他们都还只是小矮人男孩和女孩呢。

从不猜疑别人的彼尔博早晨看到的却只是一个老人拄着一根拐杖。他头戴一顶尖尖的蓝帽子，身穿一件件长长的灰斗篷，上面披着围巾，长长的白须一直垂到腰部以下，脚上穿的是一双其大无比的黑靴子。

“早上好！”彼尔博说，他说这个话也确实是指天气。因为那天阳光明媚，草地一片翠绿。不料冈达尔夫望着彼尔博，他那乱蓬蓬的眉毛长得从遮阳帽的帽沿下伸出来。

“你指的是什么？”他说，“你是向我问好呢，还是指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不管我是不是需要它，还是指这个早晨你觉得很好，

还是指这个早晨你过得不错？”

“这些意思全都包括在内，”彼尔博说，“另外还有一个意思，这么好的早晨在门口抽烟斗真不错。你要是身边带着烟斗，就坐下来抽一斗我的烟丝！别急嘛，我们的日子还有得过呢！”于是他在门口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交叉着腿，吐出美丽的灰色烟圈，那烟圈在空中连在一串，袅袅上升，一直飘过小山去。

“妙极了！”冈达尔夫说，“不过今天早晨我没空吐烟圈，我要物色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冒险，我正在作筹备工作。物色人非常困难。”

“我看也是，在这个地方难得很！我们都是些普普通通，安分守己的人。我可不喜欢冒险。冒险令人讨厌，给自己找不自在！吃饭也没个准时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的。”我们那位巴京士先生翘起一个大拇指插在背带后面，又吐出一个更大的烟圈，然后掏出早晨收到的信件读了起来，装出一副不再注意老人的样子。他断定那老人跟他不是同一类人，想让老人走开去。谁知老人并不动窝，他拄着拐杖站在那儿，一言不发地盯着小矮人看。彼尔博感到很不自在，甚至有点生气了。

“早上好！”他终于说道，“我们这儿并不需要什么冒险活动，谢谢你了。你可以到小山那头或‘水’那边去试试看。”他说这话意思是表示谈话已经结束。

“你说‘早上好’意思倒是真够多的！”冈达尔夫说，“这会儿你的意思是想摆脱我，也就是说我不走开天就不会好罗。”

“亲爱的先生，一点也没这个意思！我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呢？”

“是啊，是啊，亲爱的先生，不过我却知道你的姓名，彼尔博·巴京士先生。其实你也知道我的姓名，只是跟人对不起号来罢了。我是冈达尔夫，冈达尔夫就是我。瞧瞧，我活到这把年纪，竟

让贝拉堂娜·托克的儿子跟我说‘早上好’，好像我在门口兜售纽扣似的！”

“冈达尔夫，冈达尔夫！天哪！难道你就是那位周游四方的巫师，给过老托克一对有魔法的宝石领扣，那领扣会自己扣上，而且扣上了再也解不开来，只有你开口才能让它们解开来？难道你就是那个人，总在各种聚会上讲稀奇古怪的故事，讲到龙，讲到妖怪，讲到巨人，讲到搭救公主，讲到寡妇的儿子出乎意料交上了好运？难道你就是那个制造焰火顶呱呱的人！我记得真真的！老托克在仲夏^①夜都要燃放这种焰火。真是妙极了！它们放上去像巨大的百合花，像金鱼草，像金链花，火红火红的，整个晚上都挂在天空闪闪发光！”你多半已经注意到，巴京士先生并不怎么平淡乏味，像他自己以为的那样，他也非常喜爱花。“天哪！”他又继续说道，“难道你就是冈达尔夫。许许多多男少女为了疯狂的冒险失魂落魄离家出走，不都该由你来负责吗？这种事多极啦，从爬树访问小精灵开的头，最后驾船到对岸去！哎呀，生活向来是相当有——我是说，你每过一段时间总要在这一带把事情弄得乱糟糟的。请你原谅，不过我想不出这里的事跟你还有什么相干？”

“那你说我该到哪里去呢？”巫师说，“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你还记得我的一些事情。你似乎对我的焰火很怀念，不管怎么说，光凭这一点，事情就不是没有希望。说真的，为了你的外祖父托克和可怜的贝拉堂娜，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的。”

“请你原谅，我什么也不曾求过你！”

“不，你求过啦！还求过两次！你求我原谅，我都给了你。事实上我不会就此罢休，我还要送给你一次冒险的机会。这次冒险对我来说有很大的乐趣，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好处，而且多半还有

^① 仲夏即夏至，6月22日左右。

利可图，只要你能挺得过来。”

“抱歉！我不想进行什么冒险，谢谢你。今天不谈了。早上好！不过请到我家来喝茶，随时欢迎！明天怎么样！明天来吧！再见！”说着小矮人急忙逃进那扇滴滴滚圆的绿门，迅速把门关上，又不敢显得过于粗暴无礼。巫师毕竟是巫师嘛！

“我这是怎么啦，竟会邀他来喝茶？”他自言自语走进了食品室。他刚吃过早饭不久，但他认为经过一番惊吓，吃一两个饼喝点什么对他大有好处。

冈达尔夫站在门外笑了好一会儿，不过声音不大。过后他走上前去，用手杖的尖在小矮人美丽的绿色前门上划了一个古怪的记号，这才走了开去。那时正好彼尔博吃完第二个饼，开始动起脑筋来，他以为自己已经巧妙地逃脱了冒险活动。

第二天他差点忘了邀冈达尔夫喝茶的事。他的记性不太好，除非他在预约表上记下：“冈达尔夫，喝茶，星期三。”可他昨天慌里慌张，哪儿记得做这种事。

直到快喝茶时前门铃声大作，他才记起这件事！他急急忙忙放上水壶，端出另一副杯碟，添上一两块饼，这才奔去开门。

“非常抱歉，让你久等了！”他正想开口，却发现那根本不是冈达尔夫。那是一个矮神，一部蓝胡子塞在金色的皮带里，深绿色的兜帽下有两只非常明亮的眼睛。门一开他就往里闯，仿佛人家早就在等候他的到来。

他把带兜帽的斗篷挂在就近的钩子上，“特伐林听候你的吩咐！”他说着深深鞠了一躬。

“彼尔博听候你的吩咐！”小矮人说，他非常惊奇，一时不知问什么才好。接下来一阵沉默，非常尴尬，于是他又添了一句：“我正要煮茶，请来跟我喝些茶。”这句话可能显得有些生硬，他原想说得更客气一点的。可一个不请自来的矮神，不说一句解释的

话，便把衣物挂在了你的门厅里，这时你又能作些什么呢？

他们在桌子旁没有坐下多久，事实上他们还没吃第三块饼，门铃又响起来，这回声音比上次还响。

“请原谅！”小矮子说了一声便跑去开门。

“你终于来啦！”他想对冈达尔夫说这句话。谁知又不是冈达尔夫。台阶上站着的是一个看上去年纪非常大的矮神，白胡子，戴着一顶猩红色的兜帽，门一开他就跳了进来，也好像别人早就邀请他来似的。

“我看他们已经陆续到了，”他看见特伐林的绿兜帽挂在那儿便说了一句。他把红兜帽挂在了旁边一个钩子上。“巴林听候你的吩咐。”他把手掌放在胸口上说。

“谢谢你！”彼尔博气都透不过来，他的话有些颠三倒四，那是“他们已经陆续到了”这句话搅得他心慌意乱。他喜欢客人，但他喜欢事先知道他们要来，最好事先他作过邀请。他十分担心糕饼不够，到时候他什么也拿不出来。作为一个主人，他知道做主人的责任，而且一向千方百计也要尽到这个责任。

“请进来喝口茶！”他好不容易缓过气来说了一句。

“方便的话，我还是喝点啤酒，亲爱的先生，”白胡子巴林说，“我想吃几个饼，不知你有没有种子饼^①。”

“有的是！”彼尔博脱口而出，自己也吃了一惊；接着他不假思索地急急忙忙奔到酒窖，盛了一大杯啤酒，又到食品室里抓了两只精美的种子圆饼，那是他那天下午烤了准备晚饭以后当点心的。

他回来的时候，巴林和特伐林正像老朋友一样谈得起劲（事实上他们原本就是兄弟）。彼尔博刚把啤酒和饼啣的一声放在他们

^① 由芬芳植物种子做成的饼。

面前，门铃先后又大声响了两回。

“这回准是冈达尔夫啦。”他气喘吁吁走过走廊时心里是这么想的，不料来的又是两个矮神，都身穿蓝斗篷，腰系银腰带，长着黄胡子；而且每人带着一个工具袋和一把铲子。门还没有拉开，彼尔博还没有来得及惊奇，他们就蹦了进来。

“你们两位有什么事吗？”他说。

“基里听候你的吩咐！”一个刚说完，另一个急忙补上一句：“费里侍候你啦！”他俩飞快地取下蓝色兜帽，鞠了一躬。

“你们好，你们家里人都好！”彼尔博这时想起了礼貌，连忙说道。

“我看特伐林和巴林已经来了，”基里说，“我们快去凑个热闹。”

“热闹！”巴京上心想，“我可不喜欢吵吵闹闹。我该坐一会儿让头脑冷静冷静，喝上一杯。”四个矮神围着圆桌谈开了，谈的尽是矿藏呀，金子呀，妖魔作祟呀，龙的掠夺呀等等，有许多事情彼尔博都听不懂，也不想懂，因为听上去都跟冒险有关。他刚在角落里啜了一口茶，门铃又叮咚地响了，挺像淘气的小矮人男孩想把打铃的把手扯去一般。

“有人在叫门！”他说道，眨巴着眼睛。

“听那声音，多半有四个人，”费里说，“我们刚才看见他们远远走在后面，也朝这边过来。”

可怜的小矮人在门厅里坐了下来，手捧着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要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全都留下来吃晚饭。这时铃声又响了，从来没有这么响过。他不得不跑去开门。门外根本不是四个人，而是五个。他们的名字是多里，诺里，奥里，奥英，葛劳英，不一会儿两个紫兜帽，一个灰兜帽，一个棕兜帽，一个白兜帽全都挂在了衣帽钩上，他们一个个大手掌插在

金色或银色的腰带里跨着大步去跟另外几个碰头了。这似乎已经够热闹的啦。有的要淡啤酒，有的要黑啤酒，有的要咖啡，而且个个都要吃饼，这一阵子小矮人忙得不可开交。

一大壶咖啡刚放上炉子，种子饼就吃完了，矮神们吃起黄油圆烤饼来，这时传来一阵响亮的敲门声。来人没有打铃，却在小矮人美丽的绿门上咚咚地敲得好响，那是在用一根棍子打门！

彼尔博急忙冲到走廊上去，他非常生气，既弄得莫名其妙，也弄得头昏脑胀，从没有过这样尴尬的星期三。他猛一下把门打开，外面的人纷纷跌进来，跌在前面倒下的人的身上。又是一些矮神，竟有四个之多，冈达尔夫拄着拐杖站在后面笑。他在美丽的门上敲出了一个相当大的凹痕，敲掉了头天早上所做的秘密记号。

“留神！留神！”他说，“这可不像是你，让朋友们都坐在门口的蹭鞋垫上等门，开门像开气枪一样！让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彼弗，博弗，邦布尔和大名鼎鼎的索林！”

“听候你的吩咐！”彼弗、博弗、邦布尔站成一排说。他们把两个黄兜帽和一个灰绿兜帽挂起来，挂起来的还有一个带长长银色流苏的天蓝兜帽。最后一顶兜帽属于索林，他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矮神，事实上他不是别人，正是了不起的索林·奥根希尔得本人。他跌了个嘴啃泥，又有彼弗、博弗、邦布尔摔在他身上，很不开心。光一个又胖又沉的邦布尔就够他受的，索林原来就非常傲慢，因此没说客套的话，可怜的巴京士先生连连道歉，最后他总算含糊糊说了“请别放在心上。”那位才舒开了眉结。

“这会儿我们都到齐啦！”冈尔达夫说，他看了看一排兜帽，一共十三顶，都是拆卸方便的上等兜帽，为参加聚会特地戴上的，他自己那顶礼帽也挂在了钩子上。“多愉快的一次聚会！但愿还有些吃喝留给迟到的人！那是什么？茶！不，谢了！我看来还是来点酒吧。”

“我也要红酒。”索林说。

“我要山莓酱和苹果馅饼。”彼弗说。

“我要碎肉馅饼和干酪。”博弗说。

“我要猪肉馅饼和色拉。”邦布尔说。

“再多拿点饼、淡啤酒和咖啡来。”别的矮神在门里边朝门外叫。

“再加上几个鸡蛋，这儿有个大肚汉！”小矮人蹬蹬地走向食品室，冈达尔夫在他身后叫道，“把冷鸡和泡菜也都拿来！”

“看样子他对我贮藏在里边的东西比我自己还要清楚！”他真是心慌意乱到了极点，不由得想到一桩最最讨厌的冒险活动会不会已经找上门来啦。可有什么办法呢，他还得把所有这些瓶瓶碟碟，刀刀叉叉，杯杯盘盘以及勺子什么的全都放在一个大托盘上，他浑身冒汗，脸色通红，五脏烦躁。

“这些矮神光会添乱，让人操心！”他大声地说，“他们干嘛就不帮个忙？”唉哟，你瞧！厨房门边站着巴林和特伐林，他们身后还有基里和费里，还没来得及等他说一句话，他们已经飞快地把两只大托盘和两张小桌子弄到餐厅里去了，桌子上又重新摆上了吃的喝的。

冈达尔夫坐在首席，十三个矮神围在他身边；彼尔博坐在火炉边的一只凳子上细嚼慢咽着一块饼干（他的好胃口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一心装出一副镇静自若见怪不怪的样子。那些矮神吃了又吃，谈了又谈，时间在过去。最后他们终于把椅子移后了，彼尔博急忙上前收拾杯盘。

“你们全都留下来吃晚饭？”他不紧不慢用最最礼貌的声调问。

“当然，当然！”索林说，“别忙，聚会不到深夜完不了，我们先得来点音乐，把房间收拾一下！”

于是十二个矮神——索林除外，他是大人物，待在一边跟冈

达尔夫谈话——跳起身来，把一样样东西擦起来，擦成了高高的几大摞，也等不及拿托盘，便一手托一大盘子，盘子上面顶一只瓶子摇摇晃晃地走了。小矮人跟在后面，吓得差点尖声大叫。“留神，留神！不用劳你们的大驾，我自己能行。”他一连迭地说，谁知矮神却唱开了：

凹口杯子，裂缝盘子，
钝了刀子，弯了叉子，
砸了瓶子，烧了塞子——
彼尔博最恨这个样子！

划开桌布，踩一脚油腻，
牛奶倒在食品室的地板上，
骨头丢在卧室的地毯上，
葡萄酒洒在一扇扇门上！

砰一下丢进烧开的锅里，
拿棍子邦邦捞起来，
完了事没碎没破，
也全让它们滚出门去。

彼尔博最恨这个样子，
端盘子千万小心，千万小心！

当然这些可怕的事情他们什么也没干，样样东西全都像闪电一样洗下净放好了，小矮人还是不放心，在厨房当中转了一圈又一圈，看他们究竟干得怎么样。